

李小雨，与诗同在

□冯秋子

小雨去世，令人痛惜。

记念她的好，珍惜她的好，保存她的好。

她是一位经常提一袋沉重的诗稿往返家和单位的诗歌编辑，一位常年肯把个人的时间消磨于工作、把自己的创造性才华消融于刊物和作者的诗人。她的鉴赏和批评总能落在实处，她对诗歌的内部建筑渐得从容刀功，对诗性意识的认知越来越有自觉的考量，与诗结伴，来去匆匆，不言苦寒，埋头走路的时候尽藏着诗这件事……粗枝大叶的小雨，在大小不等的场合，又能展现出不经意的教养；一位生活在新时代过着没法再老的老式生活，读着旧诗新诗外国译诗、写着与众不同的灵慧诗章的女子，除了剔除杂芜、端详她的美好，我们能做什么呢？

小雨是朴素的，愿意亲力亲为，把个人在生活方面的消耗降到最低限度。这些方面，说不上什么，她愿意在习惯的秩序里生活。她的心能感知到好的东西，这是她的重地，光明照亮她的额头，牵引干涸的、略显老态的她不知疲倦地上路。如果没有来自个人或其他方面的干扰，她把目光放到根本的地方，心力和觉悟力相互映照，揣摩到事物深处，体味事物的本质——人的灵魂底下，里边那些光阴叠韵，那时候，她的感觉和智性异常敏捷、锐利、柔和、妥帖，而她出色的语言文字能力，从不离地、离心、离人，它们随时随她有力托举出她心底的声音，质感含蓄、湿润，意象深邃。

她的诗评和她的诗，都好。她的诗好，人们熟识已久；她的诗评好，很多人亦存有印象。从杂草丛中，尖锐而深刻地显现她的顽强、具有韧性、艺术质感绝妙的捕捉能力，她深刻、细致而又舒雅的诗性涵养浸染她的诗评。不可回避她有勉力而为的时候，我是说，不受干扰的时候，她和诗，诗和她，是纯粹的、远博的。听小雨谈诗，她眼睛落到诗的实处以后所传达的诗的光明魔力，是享受。我在诗刊社工作将近4年，从诗歌获得很多滋养，学习到很多东西，其中即有从小雨的工作、从和她的关系里学习到的东西。不拘日子长短，我内心犹存感激和怀念。

小雨勤奋而不遗余力为诗歌倾力躬躬，全力以赴，常常忘记照料自己，更谈不上哪怕多一点点铺张、享受。她活得简陋、粗糙，把款待自己舒适一点地活着的要求放逐到远处，放逐到不太能看见的地方。她那么生活着、工作着、损耗着，停下来下来。遗憾就那样伴随她，走过64年。不算长，唉，时间在她跟前，永远停滞下来，不往前走了。

从工作中、从诗歌中感受到，小雨本质上是自然、自觉的诗人、好诗人、好诗评家，好诗歌编辑家。好到被她粗糙的活着那种漫漫过程忽略，被淹没了她的粗糙的日常性忽略，被她有时候打着马虎眼的上心不上心的行走方式忽略。但时间以它自身的客观能量积攒下一个人的重要质性，她对于诗歌的职守和贡献，她给予诗歌的清醒关注和勤恳建设，她尝试发掘和维护的诗歌从粗糙日子往外生长的力气和理由……她能够探望到的诗的本质所系所向，她能够点拨的诗性灯火温暖、照耀了人心的真实记录，她扶助诗人发现自己、迈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步伐的不懈努力，她因诗歌、因心向美好，而同自己内心里的麻烦长期作战的挣扎，最终灵魂跃升上方的对于众生的启示、帮助和鼓励……我们因之铭记小雨，李小雨，李老师，谢谢您。你，与诗同在。

小雨，尽得安宁。愿你安息、永驻。

愿人们能够从悲伤中出落、生长。

■纪念

便又匆匆赶往西山开会……医生护士问她，你住院干嘛来了？

每每看到好的稿子，尤其是新人的稿子，她总是异常兴奋。在她的心里，只有诗，只要诗好，没有其他。于是，她跟一代代诗人特别是青年诗人们结伴了，跟一个又一个生活在底层奋发写作的青年乃至少年朋友们结伴了，无论在她主编《诗刊》时的还是编选一本本“年度诗选”时，她热情积极地推介他们，为他们荐稿，介绍他们出版诗集。

诗歌是圣洁的。面对诗歌的美，人世间的磕磕碰碰都不值一提。她的心始终沐浴在善良美好之中，总是阳光灿烂。在我们的病房里，没有眼泪，没有沮丧；我们回忆，我们唱歌，我们幻想，我们读诗。最好听的是小雨唱儿歌的声音：“嘎嘎嘎白胖鸭，一摇一摆走回家，走到门口叫妈妈，妈妈妈妈我回来啦——”唱罢，她笑起来说：“真奇怪，小鸭子为什么不到家里去喊妈妈呢？真好玩，嘻嘻嘻——”好像自己就是鸭子家族中的一员。病房飘出的歌声和笑声引起了人们的好奇，许多病友前来探访，有牧民、工程师、教师、会计，还有护工……有的年轻医生也来借文学刊物。看到小雨满床的诗稿，他们就要听她讲诗，小小的病房一时间成了一个诗歌沙龙。那些备受病痛折磨的灵魂沐浴在诗的光芒下，忘却了冰冷的医疗器械，寻觅到难得的安宁。

在治疗中，她数管插身，却仍然幻想着和我一起非洲看草原和动物，仍然兴致勃勃地背诵着最近写的关于李清照的诗章，为其中的某些诗句得意洋洋。直到呼吸有些急促，舌根有些僵硬，她仍然没有想到死神已经临近。在临终昏迷前，她说话困难，却仍然用眼神和微笑跟我和女儿开玩笑，执拗地享受着人间的亲情。她的目光穿透我的心，轻柔地抚摸着我的灵魂；而我的灵魂亦裸着沐浴在清澈晶莹的雨幕之中，婴儿般享受着诗性光辉的洗礼。

她走了，走得太过匆忙！没有告别，没有亲吻，没有一滴眼泪。生活对于她太过美好，没有时间悲伤；生命对她太过短暂，来不及悲伤。她在《小雨》一诗中写道：

雨水消逝了，星星在闪烁。
只有大地会留下一个悠长的记忆，
一片成熟的庄稼，
遍地金红的野果。
这时，人们会望着深远的辽阔沉思，
说：看这怀抱中的一切吧，
它曾给予我们很多、很多……

润诗细无声

□高 鉴

我是江南人。江南是多河多桥、多雨多伞的地方。然而我相信，比起其他的南方人，我也许更亲近雨水，了解雨水，更多地接受了雨水的沐浴，因为和我朝夕相处了32年的妻子，她的名字叫“小雨”。

雨，是透明的，“一滴，一滴……”单纯加单纯”。小雨虽然已过知天命之年，但她的心始终透明澄澈，纯净得像个孩子。每天上班，她总会在接她的车前驻足片刻，使劲掂一掂塞满文件和诗稿的大书包，伸进半条胳膊去，在包底掏啊掏，抓出满满一把猫粮，弯身撒向院子里等在矮灌木丛下的几只胖胖的流浪猫，然后躬身进车，略带歉意地对司机说：“走吧，别迟到了。”在小动物面前，她就是个大孩子，总是满怀深情和怜爱。一天下班，她路过一个垃圾箱，听到有小鸟在叫，她走过去，心疼地把小鸟抱了出来，保护了一晚上。第二天，她才把小鸟送到一个鸡窝里。有一次，她看见附近的孩子上完生物课，要扔掉一条观察用的金鱼，便捡了回来。想要把它放生，又怕北方的河水太冷，于是先把它养了。后来，终于等来一个偶然的时机，她把金鱼从北京带去杭州西湖放生。由于这份爱，逛菜市对她来说是一种享受，那里有她太多的伙伴，新鲜的时令蔬菜叫她惊喜，各种动物让她怜爱……她常常会和这些生灵说悄悄话。一次，她一路呢喃着从菜市回到家中，却把刚会走路的女儿落在菜市的鸡笼旁……

即便是病痛袭来，她已经知道自己病重，却依然童心未泯，依然如故地想着、呵护着那些小生命。住院期间，她每天要藏起小半碗米饭。等晚上病房灭灯了，她悄悄溜出病房，来到护士台前的金鱼池旁，蹲下身撒出一把饭粒，笑眯眯地看着金鱼来争食。早上5点来钟天不亮，窗外大槐树上的麻雀唧唧喳喳地叫起来，她爬起身，推开窗，将全部米饭撒出去，说：“到处是水泥石头，小麻雀去哪里找吃的呀？”于是，那些被人们忽略的最细小、最微不足道的生命和事物都涌到了她的诗行里：鸽子、燕子、热带鱼、东方螺、向日葵、糖棕榈、含羞草、椰子、橄榄、沙子、盐……她这样礼赞一个画家笔下的动物：“他的小狐狸还在睡觉/他的小狗还在看门/他的小公鸡刚学会唱歌/他的小老虎却永远不咬人/呵，朋友是多么可亲”。从这些诗句里，我们可以体悟到，这些默默无闻的、弱小卑微的事物也同样拥有生命的尊严和令人震撼的灵魂：“路边遗落的盐/踩在脚下的盐……/人和牛全都朝你低下头来/在生活的最深处/永远是盐”。

■行 走

漂移的山脉

□简 平

我没有在太行山脉跟前站立过，我只是无数次地在飞机上掠过，从万米高空看下去，它蜿蜒绵宕，遒劲而苍凉。于是，我想象中面对面的太行山脉，是光秃秃、野茫茫的一派灰色，山势莽然，但却没有风景可言，美丽的山景都让别的为人熟识的山脉给占了。可是，当我真的站立在太行山脉面前，我却被它的美妙风景镇住了。

太行山脉绵延400多公里，我站定的地方是在河南林州，我所看到的是太行大峡谷。大峡谷南北长100华里，东西宽2.5华里，海拔800—1739米，境内断崖高起，群峰峻嶒，台壁交错，苍溪水湍，流瀑四挂，真正是姿态万千。恍惚间，我感觉黄山、泰山、华山、峨眉山等在这一刻都漂移过来了，或秀丽，或巍峨，或险峻，或禅境，应有尽有。原来，一座山脉总是会有风景的，而且它的气势就在揽尽天下，即使灰秃之处，或许也隐匿着什么，可以让有心之人去发现。有些山脉名不见经传，看似无胜无奇，可在某一段却是豁然洞开，美景当前。我想，山神们个个都是仙人，原也四处漂移、常常会聚的。

事实上，太行山本身正是呈现漂移的地质运动的产物。在6亿年以前，这里还是一片汪洋大海，经过频繁的地壳活动，海水漂移而去，山脉逐渐隆起。据地质学家考证，发生在距今6500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，使这片地域强烈隆升，经过数百万年的千锤百炼，太行山脉终于产生。我无法跟上地质学家的节奏，因为我无法想象这些动辄亿万年的计数，我只是站在太行大峡谷的边上，感受那些神秘诡异却浩瀚壮阔的漂移。山与海漂移着互换，天和地漂移着颠倒，而人与人则漂移着擦肩而过。

在太行大峡谷，我步履漂移地看景，景景相连，如同徐徐拉开的山水长卷。桃花谷是一条曲折的谷中之谷，沿谷流下的溪水跌落成瀑，瀑落成潭，秀美清丽。太极冰山让登临者眼前一亮，寒光凛冽，据说即使盛夏酷暑，山窟之中仍可见块块寒冰；而三九严寒之时，山窟洞口却可见桃花初绽。太行平湖是太行山水的灵动之处，湖畔青山叠翠，水面波光粼粼，太行山雄伟的山姿倒映于温柔的水中。最让我惊叹的是王相岩，东临溪水，西依悬崖，左右两侧峭壁环绕，形成了一个闭合性极强的围谷，与朱崖峰相迥，暗合中国古代风水学“左青龙、右白虎、前朱雀、后玄武”的理想模式。据史书记载，商代国王武丁和奴隶出身的宰相傅说都曾在此居住过。武丁少年时被父亲送往商都西部的林虑山和奴隶在一起劳作和生活，他与奴隶傅说成为朋友。武丁继承王位后，拜傅说为宰相，傅说竭尽文韬武略之才能，辅佐武丁治理天下，使商王朝达到空前发展，史称“武丁中兴”。这便是王相岩之得名。

正当我沉浸于远古往事，忽地，就像大卫·科波菲尔的隐形魔木一样，眼前的王相岩顿时消失了。原来，我是在大雨中来到这里的，飘泼的雨在巨大的围谷形成弥漫的雨幕，所有的一切在雨的遮掩下漂移而去，悬崖峭壁不复存在，让人生出一种“无存在感”，并因无存而无惧。现在，我站在空茫的雨中，想到那太极冰山本来就是传说中盘古开天地的遗迹，日月星辰、山川河流都是无中生有的创造，漂移来漂移去，绵绵不息。天地如此，文学和艺术不复斯耳？



席林杰小镇

庞 晔/图文

在土耳其的第五天，我们从地中海畔的安塔利亚前往爱琴海边的度假胜地库萨达斯，途经一个山中小镇——有“小番红花城”之称的席林杰。在土耳其，一路看的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城、古文明遗迹，给人以沧桑、厚重之感，而这座小镇，却让人感到是那样恬静和温馨——高高低低、蜿蜒的石板小路，粉墙红瓦、错落的半山民居，墙头上堆着的柴火垛和种在红泥瓦罐里的小草花，都似一帧帧印象画派的风俗画；街边那一个个自酿果酒、果茶的小店，卖各色手工艺品的小摊和制作橄榄油橄榄皂的小作坊，以及午后阳光里那慵懒的黑猫，都令人驻足流连。

信步走进一家小酒店，木制酒架上摆满一瓶瓶樱桃酒、桑基酒、葡萄酒、杏子酒和苹果酒，好客的店主端上一杯杯果酒请客人品尝。酒香浓郁，酒味酸甜，让最不喜酒的人也忍不住要喝上一口；品过美酒，忍不住还要买上两瓶，留待晚上在爱琴海边的宾馆里，伴着徐徐下落的夕阳，听着大海的涛声再喝上一杯。店主用特制的麻布袋把客人挑

郭亮村巧遇申壮士

□王慧琪

开凿出的720级台阶所组成，被称为“天梯”。羊肠陡峭，仅容一人通行，且无任何防护措施，危险程度可想而知。村里养的牛、羊、猪，是在幼崽时从山下攀着“天梯”将其抱上来的，养大后若想卖到外村，得绕上30里山路才能转下山去。平日里村民们觉得一点山货，踏着“天梯”背下山去换些生活日用品上来。据说山下的姑娘打死也不肯嫁到这里来，不少好端端的男娃只能打光棍。这样的情景持续到1972年，才被当时的一批郭亮人做了历史性的修改。

我在景区提供进村的中巴车上，竟巧遇了“十三壮士”之一的申春福老人。年近七旬的他给我讲述了早年的一些故事。决定开山的那一年他27岁，当时村子还叫大队，有6个生产队，每队抽调2名精壮青年，

组成了一支12人的开山突击队；另配一名炊事员负责烧饭。都听过愚公移山的传说，而他们是真刀真枪地干了。太行山峭壁属矿物质沉积岩，硬度达8.3级。13条汉子用了整整5年，没有任何机械化设备，硬是靠钢钎一锤一锤地凿出了一条宽6米高4米长达1250米的穿山挂壁公路。5年里，8磅重的铁锤打烂4000多个，打秃了的钢钎重12吨，从隧道里运出去的石渣达2.6万立方米。全村老少参与了这场石渣搬运的大战，用手搬，用筐抬，用篮挑，几乎人人肩头磨出茧子，手指扒出鲜血。当时的突击队队长、30岁的王怀堂在一次施工中不幸摔入谷底，为开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

1977年5月1日，郭亮村人终于听到了山下传来的第一声车笛。导演谢晋为拍

《清凉寺钟声》上郭亮，之后有近40部影视剧在这里拍摄外景。而它成为热门的旅游景点，是近几年的事。“五一”那几日，火到一天内有一两万人进村子。申壮士很热情地领着我在村里走了几个点，还去了他家中看了看。老人一直住在祖辈留下的石屋里，环顾四壁真没几件像样的东西，看着颇让人心酸。他说当年开山的“十三壮士”如今只剩下3个，有两个在村里扫地，他则在家门口摆了个地摊，和老伴卖卖山货。核桃、柿饼、木耳、山楂、花椒什么的，都是从山里弄来的。毕竟快70岁的人了，老胳膊老腿，他说树也爬不动了，只能在下面随便捡点。照理说他是开山辟路的大功臣，那么多慕名而来的人大都是因了这条神奇的通道。我问他县里乡里是不是每年会给一些津贴？他笑笑说，没有啦，我全凭双手吃饭。盯着那双苍老而粗糙不堪的手我凝视了许久，有一种愧对壮士的歉疚在心田漫溢。与我同行的太太差点就流泪了，她同我耳语了几句，而后在他的摊前结结实实地买走了一批山货。

